

湘綺樓全書

湘綺樓全書

湘綺樓文集卷第三

長沙湘潭王闔運字壬父撰

論

御夷論

蓋自黃帝畫野分九州而常有夷狄之患中國之于夷
常不敵者玆也必爭者情也代興者數也絕之者理也
御之者術也王道陵遲四夷交侵獸蹄鳥迹交于中國
人皆知敵之強盛而不咎我之衰弱聞敵之術畧而不
思己之闇蔽強者憤懣而不知救禍之道弱者輸服而
不知坐亾之慘故自衰周已來三千餘季三策相乘二

道并用曰戰與和而已二者互相訾排迭爲其柄當其
盛則皆可曰善魏絳衛青是也當其衰則同歸于亾衛
懿晉末是也和戰者政教之末迹爭議者謀國之下道
故必先明其致此之由而後智術乃可言也何曰明其
執之常不敵也曰夷狄之患起于我弱我弱之故生于
失政夫含生之倫各安其分曰習爲性曰執爲用內不
強不足曰謀外人無釁不可曰構隙其尊中國也如天
其覬覦也如鬼其羨我土地物產禮樂制化之繇富其
欲襲我政事官爵文章之華貴其聞聖人首出諸侯效
命則蒲伏稽顙求通屬國其有自負强大侵軼邊界則

驅之而已奔亡矣是故中國強夷狄弱則秦人置百越之郡中國強夷狄強則漢文爲渭橋之師中國弱夷狄弱則元成受匈奴之朝至于中國弱夷狄強邊患滋多矣且夫弱非無兵也非將恟也非餉餽匱也非城之不高池之不深也主忘其民夷始俘之主弃其地夷始侵之主忘老備將帥敗之主忘求賢謀虹亂之無幸敵弱彼必有餘無問寇淺內必盡虛無患犬羊之難馴無狃敵欲之不奢無臯戰陣之失機無憑陵之肆威人主聞變赫然奮發于朝亡之上蹙然自責于宮寢之內滌蕩叢弊胥與更始主德朝明而夷類宵遯朝政夕清而

兵氣旦申矣何已明其然也咎者厲王昏暴天下蕩蕩
小疋盡廢中國乃微則北有獫狁西有昆夷東有淮戎
南有荆蠻當是之時四方蹙蹙岌岌乎殆文王之地不
戰而削宣王嗣之未遑用兵惠旱側席求賢自輔得方
叔召虎皇父仲山之臣然後出師未至涇陽而匈奴北
歸始臨長江而徐驛傳騷故其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大
原言無所用戰直驅而公之也其大疋曰鋪敦淮瀆仍
執醜虜言就而繫纍之也其南征曰薄伐獫狁蠻荆來
威言先聲而後實也如謀其次則天子衰廢委任侯伯
發戍守邊亦足暫弭其在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此

言紂用文王命將遣戍守衛中國築城而居之也其四章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言戍卒之勞也其遣戍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言方畧也夫曰文王之聖南仲賢將兵卒有禮王道之洽比之宣王其詞劣焉其功勤勞倍于吉甫豈非曰君臣甄殊功固不齊乎自此而降則秦始漢耄挾全盛而謀敵中國雖暫敝後世受利此曰強而制弱也漢文曰強備強者也夷狄積強中國積弱然後來犯故常不敵之勢也已不能戰雖降無益而妄曰與和此自欺之說也然而強敵壓境亦終取盟者彼知我之可取而度彼不能故也非愛我也非忘我也夫夷

之入中國恆易我之取夷也恆逆賈生閎議於珠崖劉
安惠費于越南誠已爲敝財力于無益之地委吏士于
毒瘴之域勝不爲功而敗損國威也若夫開山海以招
鱗蟲假冠裳而飾犬蛇趨利如鶩爭欲內徙尺寸是競
貪慕而不公者雖峻其防而猶患潰延況引而近之乎
全力專心累世而圖我抵隙蹈瑕一朝而疾發彼固操
全勝之算而熟籌乎彼己之情者也君相當此尙不自
警乃憤疾于一戰其爲敗摧何必智士而遠知哉今已
必爭之情加不敵之輒當戰敗之遂爲苟免之策此又
乞和之議所由從容而徐進者也無備而戰戰已敗矣

敗而乞和其情絀矣中外交通民夷習居國本移矣鑒
亡國之失論和戰之迹則納幣者病而議戰者又見賢
矣君臣當無事之日觀前代之史無賢不肖未嘗不恨
和夷之非策稱臣納地之無恥也及夫邊陲小警

廟算已盡俘囚僇辱相隨逐而箝口束手莫敢論一戰
之利者其志昏于敵忾而氣餒于自強也其攘臂切齒
主辱臣死而不悔者雖蹈鋒鏑不知亡國之不可存也
其日在憊敵覘強弱論守戰求一公害而併心于外患
者其猶見蚊睫而不覩泰山者也夫治亂在一人轉移
在俄頃古無必亡之國國無不治之理聖人得位要荒

弓限之朝貢弓羈之夷狄仰望莫不惕栗尙無所用戰其術約也五餌參敝效于蒙古和之上者也幕南犁庭戰之威者也若力不足和而姑望罷兵強敵壓境乃遂言戰朝無正人野多異議弱而愈靡適足自亾故其咎不在夷狄而其政不係和戰是本論也

御夷論二

夫道術立百代之要機智用一時之利君無苟且之政臣有補苴之策然則內政未舉而議欲攘外者其亦必有方乎均之治末莫若力戰夫鋒刃相接僵伏相踵而計勝負者戰之末也有外無二折而不撓明敷天之

義指匈奴期俱滅者此能戰之選也夷狄之入中國也
常遠其畏敗也常切其所欲在和者利彼之完師幸我
無備故也其先致歟與我爭利其詞不絀者要和親之
必成也社稷之臣襄忠貞之節善陪妾之名因民所疾
金鼓而征之敗不足畏故無敗矣何曰信其然也敵國
之氛也敵之兵必出于一道我之地不盡于受敵則出
沒之情異我便一也彼遠而攻士卒有數我近而徵精
銳相接便二也遠攻者士襄歸心守者亦各爲其家則
彼不致歟我能持久便三也戰則彼失其利和則我受
其敝弃利而決歟童子不爲也我便四也講好請盟彼

常挑釁守外勿太焉能責我其將一舉而取我乎則不
至今日矣如其不能我便五也兵已練而精士已怒而
勇彼屢勝則驕我屢敗則慙刷恥振弱我便六也有戰
而外無和而生則彼之意阻我之情暴便七也明華夷
之限民知國讐膠固而不解彼雖得城邑不能用守便
八也連兵中國絕互市之利他邦解心外生猜嫌我便
九也棄九便之執加十全之算內可已雪臣民之憤外
可已立旂常之業上可已拯君父之厄下可已垂永久
之統救患目前徐圖其終亦人臣立功之秋壯士封侯
之時也然而強藩重鎮變色而相戒勇夫悍將束甲而

屏息者不明于敵情而猥曲于偷安也向使帶甲之將
謀國之士有分毫怠患救時之心少畱意于夷狄之事
知其示強爲虛張之勢議和爲挑釁之本攻其所短而
奪其所挾明目張膽而告曰待戰則宋襄明英身虜而
復歸國土覆滅且猶復立何區區敗衄之患哉今之論
夷不出二策或曰我爲不能或曰彼非相吞將優游而
俟之隱忍而從之曾不知不能之趨于亡而相吞之不
在用兵也俄焉而覆之城破君亡而人臣不知有鋒刃
之禍其守疆土者幸敵不至而曰爲無事豈非古來之
奇辱乎夫義士含憤則生心曰求逞愚民漸漬則忘君

而向外誠欲弃其國不可與危言也然而鑒往古之失
立後世之法萬一悔悟而執力已困者猶莫若論戰已
延旦夕之命而已夫論戰而求勝恡者撓其說連兵而
相持小人促其敗今言戰而不必戰戰亦不必勝此策
士之說也策士之效得情故也世有知敵之情而不能
知我之情能爲存國之謀而不能已喻亡國之人獨且
奈之何哉

議

常文節祠議

常氏在衡陽始于明代指揮使呂軍功屯田立爵不祧

易代乃除百餘歲而文節公父子已科第繼世躋一品
著忠烈被詔錫四品世爵罔替於是當氏復有爵常祖
文節別建廟立宗既遵國典專祠于城父老議曰禮
尊得祖卑父子君臣之義也常氏世爵兩代相蟬爲族
光榮已文節爲別子不足已彰尊祖光顯之美蓋有祖
有宗祀之大經士大夫既無宗而有祫于高祖之文明
其可配祖也文節宜配高始遷祖已明不祧已闔運習
禮來問宜否謹案遠世宗法廢而族姓愈繇宗祠之立
所已統族也令甲有族長非宗何統故今家廟皆顯曰
宗祠異于祭五祭三之制而有爵無爵無異蓋一族之

中有一立爵者則竝其祖尊之矣始遷者旣無爵而子孫數十百世皆奉爲宗不可曰潛遠廢也周官曰宗曰族得民宗子無爵而世則其祖無爵而亦世古今時甄然也禮時爲大宗祠制不可非常氏之初獨應周禮而亦偶相合非從古異於今也獨文節子孫不別立宗而宗之人曰其功宗之斯則今世所難邁可曰教孝勸忠敬宗收族旣不戾立爵爲祖之義且曰勸遂之子孫知所曰顯揚先祖故贊其議而曰文證成之云

序

論語訓序

論語者蓋六藝之菁華百家之準的其義多本于春秋
其言實通于上下儒學既盛傳注益繇漢晉分其章宋
明衍其理皇儒考其典經厯廣遠庶幾備矣然曰詞
句易瞭讀者忽之兼經師質實未達修辭弟子庸下罕
知詰難言皆如淺則思不暇詳嘗致推求猶有十蔽夫
君禘大禮而曰吾不欲觀開國聖樂而曰茫未盡善則
其言悖匹夫論帝王而曰吾無間然己方在難而曰天
生德又曰文在茲又嘗欲使弟子南面則其言誕身有
至德而欲人好之如色則其言褻學而不厭可謂云爾
又曰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則其言歧吾不與祭如不祭